

第四段「舌味識界」：

【阿難。又汝所明。舌味為緣。生於舌識。此識為復因舌所生。以舌為界。因味所生。以味為界。阿難。若因舌生。則諸世間甘蔗。烏梅。黃連。石鹽。細辛。薑桂。都無有味。】

格局與前面幾段完全相同，所以一看就懂的，我們就不必解釋了，需要解釋地方，我們就簡單的給大家做個介紹。這一段的意思是說，如果我們講舌識，單因舌根所生，不需要藉外面的味塵，自己能夠分別的話，要是以這種情形，以為是以舌為識之界限，就是說舌自能生識。如果果然是這種情形，經文裡面就說，佛再叫著阿難講，外面的味塵也是無量無邊的，可是歸納起來不外乎五味，就是五大類。經裡面舉的比喻就是酸甜苦辣鹹，『甘蔗』味是甜的，『烏梅』這是酸味，『黃連』是苦，『鹽』是鹹，『細辛薑桂』這都是辣味。如果舌自己能夠生舌識，那就不需要味塵，自己就能夠分別味了。佛是將這個大前提先給我們說出，然後再來做深入的討論。

【汝自嘗舌。為甜為苦。】

如果舌識是由舌根生的話，舌沒有接觸到五味，這個時候佛叫阿難自己試驗，你尝尝你的舌，你的舌到底是甜味還是苦味？我們曉得舌能夠辨味，一定要根與塵相接觸，這裡面才有五味的辨別。假如沒有味塵的接觸，舌是沒有味的，這是我們一般人的常識都能夠明瞭的。下面經文就說：

【若舌性苦。誰來嘗舌。舌不自嘗。孰為知覺。】

這個意思是說，假如舌性它是苦，是苦的味道，就是舌性已經

變成苦味，還有誰來嘗苦？『舌不自嘗』，這句話很重要，既然不能夠自嘗其舌，你怎麼曉得舌有苦味？所以在結論上講，『孰為知覺』，哪個知道苦的味道？

【舌性非苦。味自不生。云何立界。】

這是說『舌性』如果要不是自苦，味不自生者，諸味，我們講的味塵酸甜苦辣鹹都是不生於舌，諸味皆不自生，舌在此地也就失去作用，所以說『云何立界』，舌識的界限從什麼地方建立？我們一般講根與塵當中生識，這在唯識裡頭也常常發明這個道理，實際上這個理是很深。根塵生識，這個識沒有邊際，實在講不能說它有，也不能說它無。你要是說它有，此地佛給我們分析，於根、於塵找不到它的生處；你要是說沒有，確實有這個現象。如何能夠得其真相，這是我們當前所要求的，這一段是給我們說明舌識不從舌根生。界的意思就是生因，「云何立界」，意思就是說，不是舌根所生，不能以舌根為生識的因由，這個界就是因由，不是它的原因，不是它的緣由。舌根既然不生識，再看看與舌根相對的味塵，能不能生舌識？

【若因味生。識自為味。同於舌根。應不自嘗。云何識知是味非味。】

這幾句話說得很好，確實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像得到的。這個意思是說，如果舌識是從味塵所生，那麼識已經變成味，識變成了味，識就是味塵。像前面的例子一樣，舌不能嘗舌，味當然也不能夠嘗味。味既然不能嘗味，它怎麼知道有味或是沒有味道？『云何識知是味非味』？

【又一切味。非一物生。味既多生。識應多體。】

這是假設的話，如果我們一定要執著味能夠生識，可是這個味的種類太多，我們講五味，五味再加上淡，淡而無味，淡也算一種

的話，這是六種，六大類，六類一調和，這個味也是無量無邊。味要是能生識的話，舌識是一，味又那麼多，識只能有一個生因，要是味能生識的話，這識就變成多體，這在理上講是講不通的。所以佛在底下講：

【識體若一。體必味生。】

識體是一，這個體是味生的。這個味裡面有：

【鹹淡甘辛。】

『辛』就是辣。

【和合俱生。諸變異相同為一味。應無分別。】

這也說得相當之好。前面兩句是說識是一，味也是一。假設舌識之體是味所生的，這個時候應當出現一個什麼現象？就是不能辨別味的現象。所以佛在經裡面講酸甜苦辣鹹，都變成一味了，既變成一味，酸甜苦辣鹹誰能夠辨別？不能分別。這是說味塵如果是味一，這一個味能夠生識，就會有這個情形。

【分別既無。則不名識。云何復名舌味識界。】

我們曉得，稱之為識，識就是有分別的作用，失掉分別的作用就不叫做識。這在唯識經論裡面都給我們分析得很詳細，識有了別的作用，了就是明瞭，別就是分別。舌能夠了別味塵，所以才稱之為舌識，如果失掉分別的作用，那當然不能叫它做舌識。這樣一看，舌識既不從舌根生，又不是從味塵生，根與塵都不能生識。

【不應虛空生汝心識。】

這個『心識』就是指舌識，舌識為什麼叫心識？凡是能夠了別的，我們都稱之為心，所以八識也稱作八心王。此地這個意思是講，既不是根生，又不是塵生，總不能說是『虛空生』。

【舌味和合。即於是中元無自性。云何界生。】

頭一句是講共生，也是我們一般最容易發生誤會的，根塵和合

，識生在其中。下面三句這就是說明自性屬於誰，為能生之識？『即於是中元無自性』，自性就是識的自體性，有沒有自體性？沒有自體性。我們在唯識裡面來講，特別是《八識規矩頌》裡頭說得很清楚，眼耳鼻舌身是前五識，這是舌識，舌識是前五識，前五識是性境，是現量通三性。在阿賴耶識裡面說前五識各有它自己的種子，遇到緣，種子起現行。所以舌味為緣，把舌識的種子引發出來，是這麼個情形。因此它確實不是根生、不是塵生，也不是根塵和合而生，這個根與塵的功能引發識的種子起現行，這是它的真實相，這才是真相。像前面講的，舌不能夠自己嘗，味也不能夠自己嘗，合而為一哪有當中的界限？說舌跟味兩個和合的時候識生在當中，當中的界限在哪裡？界限也找不到。佛的這些話顯示出一個真理，真理是什麼？就是舌識本自無生，舌識根本就無生，無生就是清淨，就是妙真如性。所以結論上講：

【是故當知舌味為緣。生舌識界。三處都無。則舌與味及舌界三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這是這一段的結論。這六段經文，一段懂得了，其餘的五段都很容易明瞭，說明十八界是清淨本然，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可惜的是我們見不到，我們見不到的原因是自身有障礙，什麼障礙？實際上《楞嚴經》裡面已經給我們分析得非常的透徹，凡夫的習氣，無論對哪一法都要去追根究柢，要找出它的本源，找出它的根源，哪裡曉得這是個錯誤的妄想。為什麼？一切法沒有根源。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告訴我們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試問問，我們對於一切相看法怎麼樣？都把一切法樣樣都看作真實，讀了《楞嚴經》還不開悟。《楞嚴經》講到這裡，諸法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生，這不就是說明一切法是無生的嗎？一切法皆是虛妄不實。所以我們始終學佛不能夠開悟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讀經貴在言下大

悟，貴在這個地方，這一切法有沒有？有，有是什麼有？有叫幻有，不是真有，這是我們一般人參不透的地方。參透一切法是幻有，我們在一切法裡面就不執著，就不會再起心動念，你的心當下就獲得清淨，清淨心就是自己本來面目。一乘了義的經典，我們修的什麼？就是修的清淨心。可是事實真相不能夠明白，清淨心不能現前。所以我們每讀到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，念到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」，實在是要覺悟。

底下是第五段「身觸識界」：

【阿難。又汝所明。身觸為緣。生於身識。】

身根觸外面的境界就叫觸塵，這裡面我們的身對外面境界一接觸，有了覺知性，覺知性是身識。佛再問，這個身接觸外面境界，覺知性就是身識：

【此識為復因身所生。以身為界。】

就是以身為生識之界。還是：

【因觸所生。以觸為界。】

一個是從根上說，一個是從塵上說，觸是塵。先把大前提確立，然後再從這兩方面來觀察。

【阿難。若因身生。必無合離二覺觀緣。身何所識。】

這個話很好懂，如果身能夠生識，識為身所生，身的覺知必定有合離這兩種境界為助緣，身的覺知性才能夠顯現得出來。如果沒有離合之緣，這個識就不能現前；換句話說，也就談不到什麼叫做身識。這幾句話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【若因觸生。必無汝身。誰有非身知合離者。】

『觸』是講觸塵，外面境界來觸我們身體，觸要是自己能生識，用不著我們身體，不必來觸我們身體，為什麼？它自己就分別。所以說『必無汝身』。『誰有非身知合離者』，這幾句是辨別境不

能生識，單境不能生識。凡是我們講接觸，一定是有兩個東西相接觸，在此地一定是我們自己根身，與外面的境界接觸，接觸到我們身體，我們身體有感覺，身有感覺。譬如冷暖澀滑這些感覺，我們手拿這扇子，這是塵，接觸到的時候我們感覺得很硬；接觸海棉，海棉很軟，它有覺知性。如果要是沒有外面的塵來接觸，我們就沒有感觸。也許諸位說，那沒有外面境界，天氣冷了我們身體覺得很冷，諸位要曉得，冷暖也是觸塵，這些觸塵還是屬於色法。如果塵自己要有覺知性的話，諸位想想，還用得著身體嗎？不需要身體。但是，你曾經見到什麼人不需要身體他有覺知性？這是在事理上都講不通，沒有這個道理。

【阿難。物不觸知。身知有觸。】

物是指外面境界，『物不觸知』，這是講物質不知有觸，它沒有知覺，塵境沒有知覺。知覺的是誰？身有知覺。換句話說，觸知，一定是因外面的境界跟我們身體相接觸，而後身才有覺知性，這才是事實。

【知身即觸。知觸即身。即觸非身。即身非觸。身觸二相元無處所。合身即為身自體性。離身即是虛空等相。】

這幾句話是說，要知道即觸所生，絕不是從身出的，這就是非身，所以說『即觸非身』，這是這一句的意思；若知即身所觸，絕不是觸塵所生的，那觸即非觸也，所以說「即身非觸」。這四句是破共生，前面第一小節裡面單根不生；第二個小節裡面單塵不生，觸塵不生；根塵和合生不生？根塵和合也不能生。所以佛接著說『身觸二相元無處所』，這就是說明沒有一定的處所。如果我們要說，身的覺知離觸而『合身』，你要是說合身，這個身是有知，這個覺知性就是身的自體性，既是身的自體性，當然就不是觸塵。可是末後兩句說，如果這個身識離身而合觸塵的話，這個觸塵的覺知性

就等於虛空而非身了。『離身即是虛空等相』，虛空等，等是指一切色法，為什麼？因為合身就沒有觸位這個現象，所以佛才說即為身體；離身沒有觸的作用，所以說即同虛空。

這幾句話諸位要細細的去想想，經裡面所說的這些道理、境界，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一時一刻都沒有離開。我們講，總說十八界，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就是自己，十八界就是宇宙。我們無時無刻不生活在這個範圍裡面，就是不得其真相，所以迷在十八界裡面。如果一旦覺悟，了解其真相，你就超越十八界，為什麼？曉得十八界根本就沒有。正是唯識裡面所講的，「五法三自性俱空」，都沒有。不但五法三自性是虛妄的，是夢幻泡影，八識、二無我也是虛妄的。你了解真相，你才能夠突破這個境界；不了解真相，這個十八界那是牢關，怎麼樣也出不去。這個末後將要說到總結。

【內外不成。中云何立。中不復立。內外性空。】

頭一句是說觸之性，在內、在外沒有個一定的所在，怎麼可以說身觸合起來這裡頭有個當中？『中云何立』，中在哪裡？我們物體接觸到身，中間在哪裡？是不是在物跟肉體交界的地方，識從這裡生的嗎？如果你要是說識從這裡生的，那《楞嚴經》從頭你都没懂，前面七處徵心你要是懂了，後面都明瞭了，後面經文實際上是七處徵心的註腳。諸位細細想想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後面還有一段七大，跟七處徵心真是一鼻孔出氣。七處徵心，佛並沒有指明真心、妄心，為什麼？用不著指明。單問心在哪裡？內、外、中間都不是，哪來的一個中間？沒有中。既然沒有中位，中間的位置你找不到，內外又不能成立，這是根境俱不可得。經文裡面的「中」是指識，識的生處。

【則汝識生。從誰立界。】

這兩句是總結，身根觸塵兩者不能共生。

【是故當知。身觸為緣。生身識界。三處都無。則身與觸及身界三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到此地這是把前五根、五識、五塵都說完了。『三處都無』，也就是說明身觸俱非，識從什麼地方建立？既然中間找不到，根境俱空，在這幾句話之下，聰明利根的人立刻就了知身識是虛妄的。也就證實《金剛經》所講的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這是把佛講的話，我們親證這個境界了。凡是說因緣生或者自然生，那都是戲論。可是諸位要明瞭一樁事實，說自然生，這是印度那些外道們他們的主張，我們說戲論，這是能講得通的。講因緣生是佛說的，佛在小乘教裡面說一切法因緣生，為什麼在此地又說『本非因緣』，這不就等於說是自己違背自己嗎？自己先說是因緣生的，現在又說非因緣。佛說話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，怎麼說了話不算數？先說了後來又把它否定？這裡面我們必須要明瞭佛說因緣生，沒錯，因緣生的意思很深！大乘教裡面常說的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你要體會到這個意思，佛說因緣生、說本非因緣，你看意思是不是一樣，是不是一個意思？佛在小乘教為什麼說因緣生？諸位要知道，佛說因緣生是破外道自然生的邪見，執著自然生這是錯誤的知見，佛說因緣生是糾正他錯誤的觀念，叫他捨棄這個錯誤的知見。這個錯誤知見捨棄之後，因緣生的執著也不可以有，你要有了因緣生的執著，那又墮在遍計所執，這就是小乘人之所以不能見性的原因，執著打不破。所以講因緣、自然都是戲論。由此也能夠體會到，佛所說的一切法皆是方便法，就像佛在經典上自己所說的「黃葉止啼」而已。我們要能夠體會到這個意思，才知道佛所說的一切法決定是沒有自相矛盾的。

從前南嶽思大師，他的修行功夫是相當之高，他得了宿命通。

但是諸位在此地要曉得，過去古大德的修行都是如理如法的修學，佛門不貴神通，不是特別去修神通。但是功夫到某一個境界，這個神通會現前，所以這是證得的，不是單單去修的。單單修有很多外道專門修神通，修神通可以能夠得到神通。南嶽大師得宿命通怎麼樣？還有病魔，這就是業障還現前，得了病，得了病身體非常的軟弱，行動就很不方便。在我們一般人講，得了病得要去看醫生；他跟我們就不一樣，他就是心能轉境界，為什麼？身是境界，相隨心轉。我們今天只曉得相隨心轉，但是怎麼樣？我們的心不變，所以相轉不來。我們得了病，沒有辦法心裡一個念頭轉過來，生的病就好了，沒有辦法，為什麼？因為你的心確實沒有轉過來。南嶽大師就不同，他對於宇宙人生的這些真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以心裡一想，病從哪裡生的？從業生的，為什麼？業障病。

得病有三個因由，第一種就是飲食失調，俗話講病從口入，我們今天講生理的病，我們生活起居能夠注意就能夠免除，這種病不是業障。一生病就說業障，那也未必，你真正要把根源搞清楚，這個病屬於哪一類，像這些病就得找醫生，用藥物來治療。第二種病叫冤業病，冤家對頭找到你，這是冤業。冤業的病，醫生治不好。你們念過《三昧水懺》，《三昧水懺》裡面悟達國師長的人面瘡是冤業病，醫生看不好的。這就是有冤親債主來找你的麻煩，來報仇來的，來報怨來的，這個病需要調解，所以《三昧水懺》就是迦諾迦尊者給他調解。調解要對方冤家肯接受，和解你的病就好了；調解他要是不肯接受，那還是不能好。諸位想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心裡要有警覺，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，千萬不可以跟世間人結冤仇，因為冤仇結了之後是生生世世的麻煩。這是一類的病因。第三類就是業障，業障是怎麼樣？過去世所造的罪業，得來的不如意。這個業障病，既不是生理的，又不是冤家債主的，這個東西最麻煩。你看

醫生看不到，求佛菩薩、求懺悔也不好，為什麼？它不是調解的事情。這個病怎麼辦？這個病要自己真正的懺悔，懺除業障，你的病就會離開。今天世間有種種的這些怪病不出這三類，可惜世間人不曉得這個道理。如果他明白這個道理，如理如法的來修學，什麼樣的病都能夠治好。但是幾個人相信？

前天我在櫃台上看到一個單張的，也是佛經裡面的治痔瘡的，有這一段經文咒子。我叫他們趕快收起來，為什麼？免得人毀謗。人家拿到這個，痔瘡很痛苦，拿到這個照這咒子去念，念了不靈，到以後就毀謗佛法，到以後他就不相信佛法，「佛法是騙人的，你看這個咒子叫我念多少遍，我加倍的念，我的痔瘡還不好」。所以像這些事情我們都要特別留意，那個經咒是不是靈？給諸位說真靈，可惜這個咒子你不會念。你照那個字念，不靈！這是什麼道理？諸位曉得這屬於一種生理病，佛那些方法都是治生理病的，神咒治病統統是治生理病。你自己業障的病不能治，神咒也無可奈何，冤業的病也無可奈何，這是治生理。生理病我們現在曉得，我們現在有這個常識，就是我們血液循環，或者那個地方阻塞不通，才有病。如果一切血氣暢通的話，這個人就身體健康，不會有病。它的道理是什麼？就是用音聲，我們的音聲發出來，它對於身體某個部位它震動到。你這個地方阻塞到，你看我們中國人用針灸，方法就是用針灸幫助你使你暢通。佛還不要用針灸，用聲音來震動，這個阻塞的地方一震動它自然就暢通。但是聲音要正確，這咒語要正確。佛在世，佛傳的時候它正確，一個傳一個，傳到今天三千年了，音都不正確，所以我們今天念的音聲達不到這個部位。不是不靈，確實是靈，確實管用，而是我們今天念的聲音不對，所以發的音聲震動不到這個部位。

你說今天我們找個密宗上師來跟他學，我覺得不太可靠，就是

說這個神咒我是不相信。為什麼？就以西洋人的說法，佛滅度二千五百多年，口傳的音沒有辦法保持。再是當時印度的梵語，我們不要說別的，我們講今天英語，我們中國人學的英語，湖南人學的英語就是湖南口音，山東人學的英語山東口音，跟英國人說的不一樣。這個音要決定正確才能達到效果，所以這是一樁相當難的事情。我們對神咒恭敬，曉得它確實有靈驗，這是合理的，理上講得通的，但是今天我們就不曉得這個咒的發音，翻成中國字，照中國字念不行！譬如美國總統雷根，你叫人家雷根先生，他聽不懂，我們翻的音只是相似，絕不是它那個音。譬如我們一般常念的楞嚴神咒、大悲咒，都是鬼神的名字，都是佛門裡的這些護法神，你一念他、一招呼他，他就來了。你現在怎麼念，那護法神也不來，聽不懂。你把現在全世界這些有名的人的名字都翻成中國字，你來點名，叫這個、叫那個，他不是不答應你，他沒聽懂。我這個比喻諸位能夠體會到一些，確實是他聽不懂，所以不是咒不靈，你發它原來的音，他就聽懂了。翻成中國字，我們中國湖南人就念湖南音，台灣人念台灣音，不一樣，就是一個名字都念得不相同，你說這個音怎麼能念得準確？所以我們曉得這個道理，凡是咒治病的暫時最好擺在一邊，免得遭人毀謗。

可是南嶽思大師得的病是業障病，他想到病從業生，業從心起，但是再一深觀察，心沒有緣起。心既然不起，那外面境界又是什麼樣子？病、業與身就像此地講的，『身與觸及身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』，他通到這個地方，病就沒有，就好了。身是空的，沒有！病也沒有，心也沒有，他病就好了，業障就消了，我們要講真正懺悔法門，這叫真懺悔。所以我們想想，南嶽思大師能夠把他的病治好，就是運用這一段經文的理論。可見得佛法你真正要是透徹，道理明白，方法明白，你要是會用的話，確實得大自在，離苦

得樂，真實不虛。思大師是我們中國唐朝時候的人，他是惠能大師的弟子，他的示現，做出這個樣子來給我們看，這是個中國人。《五燈會元》、《傳燈錄》裡面都記載這個事情，這個事情是真實不虛，這是說的治病。

在佛法裡面，我們一般世間講延長壽命這是最難的事情，壽命到了，你還想多活幾年，這個不容易，這是一切世間法裡頭最困難的一樁事情。這樁事情都能辦得到，何況其餘，哪有辦不到的？所以說「佛事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可是求一定要如理、要如法，換句話說，你要通達理論，你要懂得方法，要明瞭境界，而後才能夠隨心所欲，一帆風順。如果我們對道理不懂，方法也錯誤，當然就收不到效果。譬如我們講神咒治病，我們曉得理論，理論上決定沒有問題，我們今天的問題在哪裡？我們的方法不行，就是咒的音沒有人傳，念得不正確。如果你要想咒音念得正確的話，那只有一個辦法，求佛菩薩加持。如果你心真正誠敬到極處，釋迦牟尼佛或者阿彌陀佛、觀音、勢至，在夢中、在定中加持你，傳你這個咒子，這個咒的音就絕無問題，那是什麼？直接傳給你，沒有經過第二個人，那這個咒音決定正確，就能夠見效。像這種情形在我們古大德也有，也不是沒有，確實有。所以這個理明白之後，我們也就懂得怎樣做是如法，怎樣做是不如法，為什麼有的人有效，有的人修沒有效？你就明瞭，過失不在經論、不在佛法，過失在自己。

下面一段，也是這一科裡面重要的一段，就是「意法識界」。每一科裡面總是一個頭、一個尾是最重要的，當中都是可以類推的，意思都是差不多的，能夠想像得到的。這一段今天時間到了，下一個星期六再來詳細討論。